



文化观

除了当网红，书店又靠『混搭』吸引年轻人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宋说

引入“剧本杀”这种耳目一新的元素碰撞，吸引了部分年轻人走进书店。从2020下半年开始，由实体书店举办的剧本杀活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意在使读者重新认识到书店的有趣。但对于年轻的消费群体和书店来说，“在书店里来一场剧本杀”似乎还未成为最优选择。

今年，上海的1925书局作为新华书店四川北路转型而来的新书店，开业后引入了全新的业态——“剧本杀”，引起了行业内的关注。7月3日，一场“七一”特别版“追寻·前行”红色剧本杀在该书店开启，吸引了30余名青年读者参与，体验了《追寻》《觉醒时代》《黎明计划》等一批红色主题的剧本杀。据了解，接下来“1925书局”还与“我是谜”合作，开展更多沉浸式、定制化的红色题材剧本，未来还将推出专属的书店主题剧本杀。

吵闹的剧本杀和安静的书店，看起来气质并不适配，一套桌椅、几款道具、数份剧本，就能组起一局剧本杀，但对于书店人文静谧的气质来说，剧本杀的冲击也是对书店合理布局空间的不小考验。“书店能开剧本杀吗”，在知乎上的这个提问下，大多数答案提到了独立、隔音等问题，气氛热烈的剧本杀入驻书店，成为不少习惯在书店读书群体所担忧的问题。

市场的反馈还未曾得到大面积验证，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，更多的书店加入了与剧本杀混搭的小浪潮。不仅北上广深的一线书店把剧本杀和书店“混搭”，山东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、福建、四川等地的书店也多有涉足。

今年，青岛书城明阅岛24小时书店相继举办了3场剧本杀活动；5月，湖北鄂州鄂城区古城路的新华书店开始有规模地运作剧本杀活动；8月，福建大梦书屋也开启了剧本杀活动，剧本杀正在成为拓展实体书店消费场景的新手段。

在书店里玩剧本杀，是一场新兴行业与传统行业的有机结合，但为什么是书店选择与剧本杀“混搭”？面对线下剧本杀店面大批关门的形势，自有场地的书店加入一场剧本杀的活动，仿佛具有一种“得天独厚”控制成本的能力。

据闲鱼指数显示，今年四月，平台上以“倒闭了”为理由转卖剧本、道具、门店桌椅等的数量，较上月增加了110%，而近年来，部分独立实体书店利用本身自有的宽敞环境，只需简单布置就可满足一场剧本杀的硬件要求，实现了空间与空闲时间的充分利用。在全国开展剧本杀的书店中，大多数书店用一张隔音屏风，或者独立咖啡厅和包厢作为场地，与阅读区做出一定的间隔，即可邀请玩家入驻。

在湖北鄂州鄂城区古城路的新华书店，每个星期都会组织一场线下的剧本杀，该店利用书店内专门的咖啡休闲区域，不仅无需高额投入改造环境，还以低价格吸引了不少玩家。“19.9元一个人，还包括一杯饮品和一盘坚果类的小吃。”工作人员介绍说，“我们书店有很多剧本可

供选择，目前组织的一场是8月28日下午3:00——6:00，现在已经开展到第9期了。我们是链接报名的形式，最近这周的线下报名刚在群里发出来，一分钟就报满了。”当记者疑惑在咖啡厅这种开放性区域，是否会有其他同时进行的玩家影响体验感，店员则表示，“店内一次只开展一场，如果是自行包场怕有干扰的话，可以错开书店组织剧本杀的时间段。”

对于剧本杀已经小有规模的线下书店来说，场地有了，但目前“有”和“优”还有着一定的差距。在书店进行剧本杀活动大多只能依靠灯光、音乐、小道具等手段，对于沉浸式有要求的年轻人来说，这样的剧本杀环境并不是“高配”，爱好线下剧本杀的玩家小涵表示，“觉得书店和剧本杀不太搭，别人在阅读我在激情发言，无法想象的尴尬。”

26日上午，记者以玩家体验的名义致电青岛书城明阅岛24小时书店，该店工作人员介绍说，该书店前期主要做狼人杀，目前也有了开展线下剧本杀的活动，“我们购入了3款剧本可供玩家挑选，下周一的活动场次是59元/人，目前线下剧本杀已经举办过3场。”记者随后加入了该店玩家群，群内有公告显示，“5月15日开启明阅岛首期剧本杀，首期免费！限6个名额！”

不过，该店由于空间有限，目前暂无包间可提供，剧本杀在大厅进行，时间方面一般从晚间6点开始，没有小道具和服装等物品的提供，而且是其他自习阅读的读者与剧本杀的玩家共用同一空间，想要包场的话，“周末包场晚间要700-800元/1小时，周内的话差不多400-500元/1小时。”店员介绍说。

而对于更多大型连锁的书店来说，开展线下剧本杀则涉及到更多条件和用户体验方面的考虑。记者调查了解到，目前济南的线下书店基本还未涉及剧本杀活动的开展。贵和购物中心当当书店的工作人员说，“目前对于其他城市的线下书店引入剧本杀，还未了解过。”泉城路新华书店的营销负责人则表示，“我们现在只在考察阶段，像济南新华书店的读者客流量很大，开展剧本杀如果没有单独的封闭空间的话，是会影响其他读者的。有一些独立书店可能因为读者少，条件比较合适。”

一些以“小”为特色的连锁书店，也并未有加入剧本杀活动的计划。济南经四路万达西西弗书店的工作人员表示，店内场地不允许，目前也并没有读者有这方面的要求，“不过想在书店来一场剧本杀也可以，店内的独立咖啡厅提供包场服务，收费标准是两小时起步，10人以下1000元。”

除了书香和文化，书店+剧本杀确实是贴近了“Z世代”年轻人的喜好，书店+电影院、书店+住宿……实体书店在跨界混搭的路上越来越会玩。但在书店与剧本杀的“混搭”中，如何带动门店其他业态销售？如何避免书店由此变为只是娱乐化的场地？如何给剧本杀的玩家提供更专业优质的环境体验？未来还有很多可为空间。

【人物志】

两位大师相继作古 邮坛再无“并蒂莲”

□云韶

小小方寸间，乾坤大世界。

这句话称赞的是邮票。邮票虽小，但承载的内容却异常丰富。特别是在互联网尚不普及的时代，很多人都是通过邮票认识和了解世界。自然而然，设计邮票的人，也受到了人们的尊崇。

在众多邮票设计家中，刘硕仁、卢天骄夫妇无疑是最闪亮的星，他们两位有个雅号叫做“邮坛并蒂莲”。“并蒂莲”是极稀罕之物，前不久，济南大明湖只出现了几枝并蒂莲，便引发了全城轰动，足见其珍贵。而从刘硕仁、卢天骄夫妇的事迹和作品来看，他们绝对可以当得起这个称呼。

刘硕仁、卢天骄夫妇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。1953年，刘硕仁进入邮电部工作时，部里连他只有三位专门设计人员。而1954年参加邮票设计工作的卢天骄则是新中国第一位女邮票设计家。笔者在求学时，也曾对集邮产生兴趣。曾有幸在古玩市场上见到过卢天骄设计的邮票，只是当时囊中羞涩，没有买下，至今深以为憾。

卢天骄设计的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纪念邮票，在集邮界算是一个“传奇”。这届奥运会是我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，意义重大。鉴于此，邮电部决定发行一套明信片，以纪念我国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，而且明确要求中国运动员每获一枚金牌，第三天就要发行一枚明信片。

以现在的技术来看，完成这个任务并不难。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想要完成这个任务却很不容易。那时我们的优势项目是什么，不得而知，什么项目能拿金牌，也不清楚。这就要求设计者在比赛期间要时刻保持“战斗状态”，不能觉得这个项目我国实力不强，就放松警惕，毕竟，体育比赛的魅力就是“爆冷”，就是“以弱胜强”。

奥运健儿在赛场上努力拼搏，多个项目实现突破，消息传来，举国振奋。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卢天骄也深受鼓舞，为了第一时间能够顺利设计出作品，她把两餐并作一餐，把印刷厂的桌子当成睡觉的床。卢天骄这股劲头，也感染了印刷厂的工人们。大家将工厂当做赛场，一枚枚记载着中国荣耀的明信片就这样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当时，很多外国媒体都对卢天骄创造的“中国速度”，感到惊讶。

拼劲儿足，正是卢天骄的特点。这种特点不仅体现在她工作态度上，还体现在她的作品中。一般来说，拼劲儿足的人都是不愿意安于现状的人，反映到作品中，就是不落窠臼，不愿追随流俗。

卢天骄很多作品，便有这个特点。她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曾经接受了《武术》邮票的设计任务。当时的邮票，由于受政治环境的影响，形式上以大票幅为主，颜色则是追求大红大绿。卢天骄接受任务之后，经过反复构思，确定以白色做底，舍去边框，只在底部衬以一窄窄的红条，暗示练功的红地毯，看上去开阔、舒展，而她设计的武者形象，也没有身穿绿色的军装，而是着彩衣亮相，看上去格外生动。这种全新的风格，受到了集邮者的喜爱。加之，这版邮票采用了“对倒

印刷”的版式，更是开了新中国邮票之先。

除了这两套作品外，卢天骄还曾设计了《唐三彩》《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——欢庆》三套邮票和《牡丹花》《第二十六届乒乓球锦标赛》两张小型张。这些作品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邮电部最佳邮票评选中获奖，占最佳邮票总套数的六分之一。此外，《宋庆龄逝世一周年》《中国女排获世界冠军》等首日封被评为最佳首日封；《中国古代钱币》获美国集邮爱好者及钱币收藏协会颁发的“一九八二年国家年度奖”。她本人也多次获“三八红旗手”红旗奖章。

如果说卢天骄的作品充满了拼劲儿，那刘硕仁的作品则充满了韧劲儿。打个比方，卢天骄的作品就像鸡尾酒，远观漂亮，近品新奇脱俗；而刘硕仁的作品则如陈年白酒，远观厚重，近品韵味非常。

这种韵味，来自于刘硕仁的好学精神。刘硕仁，自幼酷爱美术。他最喜欢的书是《芥子园画谱》，为了得到这本书，刘硕仁经常为了省钱不吃早饭。在进入中央美术学院学习之前，刘硕仁还曾在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过一段时间，受教于邱石冥、蒋兆和、李苦禅、娄师白等人。这些大师为刘硕仁打下了坚实的国画基础。

刘硕仁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时，曾拜张光宇先生为师。张先生曾给他说过，作画时要先做加法，后做减法。因此他每涉及一套邮票，必先深入了解相关知识，掌握尽可能多的形象资料，而在具体表现时，则要尽量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笔墨，力求简练。

其中，《京剧脸谱》这套邮票在刘硕仁的作品中，属于“命运坎坷型”，而这也让此套邮票的价格一直处于高位。这套邮票虽说发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但是早在1963年，刘硕仁就已经完成了邮票的图稿，并已基本印完，决定在1964年发行，为此《集邮》杂志也曾预报了这个消息。但此时江青正搞“革命现代京剧”，该套邮票的历史人物面孔及其所代表的剧目因不合时宜而被停发，接着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这套邮票又被诬为是未出笼的大毒草，而把已印好的《京剧脸谱》邮票全部毁掉，甚至连设计原稿、效果图和一些档案资料也都付之一炬。

1979年，刘硕仁根据劫后尚存的7种邮票样张，重新绘制了孟良、李逵、黄盖、孙悟空、廉颇、张飞和窦尔敦。而鲁智深脸谱的原稿、票样均被毁坏，因此他观看了彩色影片《野猪林》，并得到京剧演员袁世海的指点帮助而绘制完成。

除了《京剧脸谱》之外，刘硕仁还曾设计了《蝴蝶》《菊花》《奔马》《西厢记》等多套邮票。其中，他设计的《中国古代建筑——桥》《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》邮票首日封曾经获最佳首日封奖，《京剧脸谱》《白鱀豚》在日本被评为1980年中国最佳邮票。

不幸的是，两位大师在今年八月份相继离世，这个消息令全国集邮爱好者悲痛惋惜不已。如今，我们只能从邮票中，追忆两位大师昔日的风姿，怀念那令人振奋的岁月。